



叶雯作品集

32

温柔的魔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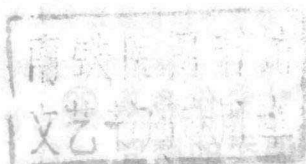


延中人民出版社

Y80

温柔的魔咒

叶雯/著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 4047

叶雯作品集 ③

温柔的魔咒

作者:叶雯(台湾)

责任编辑:邱梦琪

封面设计:蓝田

出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刷:长教工会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印张 6

字数:140,000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,000册

书号:ISBN7-80599-479-X/I·132

定价:390.00元(全集) 10.00元(单册)

又到收获时

(代序)

欣涛

欣涛自一九九六年开始向大陆读者推出叶雯作品以后,陆续收到了数以万计溢满热情充满关心的读者来信。对于大多数读者对叶雯作品的支持与关怀,欣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,并继续一如继往的荐出新作,以飨我们的读者朋友。

少年时光,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她充满着浪漫,温馨,充满着梦的幻想,更编织着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。叶雯的作品,就代表着现代的青年人,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欢乐与苦脑,代表着人生的梦想与回味,她的《就爱你的坏》《追猫方程式》《磨人小天使》无不让人读得爱不释手,牵人心动。《错坠时空的星子》《等候千年》《与你相约在前世》又让人进入一个梦境时分,产生梦的幻想。

随着时间的漂移,作品的持续增多,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要求叶雯小姐出一套精美的全集。因此欣涛征得叶雯的同意,将叶雯小姐过去发表的优秀的作品,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。希望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象以前一样的喜爱、一样的关心。

这次精心出版发行的叶雯作品集共计 39 本。故事内容宜古宜今情节浪漫激烈,充满创意,一定能使读者朋友看后感到阵阵幻梦欲和新鲜感。最后欣涛要向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当初能荐出叶雯是欣涛的努力。此时的全集更能代表作者和读者的心灵交流。欣涛珍惜叶雯小姐写出来的每一部作品,每一个文字,每一段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请大家接受我的这份礼物吧!

欣涛 98 年 11 月台北

内 容 提 要

机智风趣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乐乐小姐，有着如烟似雾的过去，给所有的人抹上了神秘感。

众人所不知的是她的背后，有着相貌酷似一人的两亲兄弟深深的爱着她。在这其中经过痛定思痛的选择后，他的哥哥也就是她的前夫承让了，但又亲情未了的在他们的婚礼上送给她特别的礼物“再度挂号，等你离婚，那时我也许已经一百二十岁，你还会考虑吗？”的警句。

情节跌荡起伏，故事感人心心，无不扣人心弦。



A

“知音十一时”虽然不是电视台黄金时间的节目，却是观众谈论得最多的节目。

主持人乐知音的美貌和修养，令人惊异，她只不过二十七、八岁，两年前才加入电视台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乐知音的机智、幽默见识，令那清谈节目充满欢笑声，不但被她访问的名人感到如沐春风，连观众都得以解掉心结。

每星期一晚十一时至十二时，便是她的时间了，“知音十一时”将务只是名人和观众打成一片。能令知名人士毫不拘谨地畅谈一般记者所访问不到的，能令观众来函如雪片飞来的，只有乐知音办得到。

她的乐观和积极，鼓舞了不少失落的人。

她跟娱乐记者很合作，不过她有条不紊文规例：只可以问她加入电视台之后的事，以前一句话都不要谈。

众人只知道她是单身，至于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和未回香港之前在什么地方，做什么工作，始终是一个谜。

她的开朗谈笑和如烟似雾的背景，刚好是个强烈的对比。

无所不谈中那一抹神秘感，令人们猜测更多。不过乐知音从来不理睬那些报导。

每星期二下午，便是监制、编导和资料搜集小组跟他开会的时间。

这个下午，乐知音如常的到达电视台，停好她的本田白色





小汽车，穿着牛仔裤，套上件松身的半旧浅蓝茄士羊毛衣，搭上张像大毡子的粉黄色披肩，穿着半跟花布被绗小靴，头发长长直直的钻出车子。

北风把她的长发和披风吹得飞扬潇洒，记者们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。

没化妆的乐知音从来不介意素颜拍照，她有两道弧度美丽，不用修饰的眉，大大亮亮的眼睛，浓而向上翘的睫毛，粉红的小嘴和一脸晶莹的皮肤。

记者们跟她混得很熟了。

其中一个问：

“乐乐，邻台请了位才女主持个节目，要跟你正面对碰呢。”

乐乐是她的浑号，她整天都笑的。

“我知道，叫做‘名人榜’，十时四十五分开始，比我的节目早十五分钟。”乐知音的笑容在呼呼北风中依然灿烂。

“你不怕人家胜过你吗？”又一个记者问：“对台才女扬言要打败你呢。”

“没人可以打败我的。”乐知音一本正经地说。

这样的大言不惭，乐知音似乎没试过。

看见记者们诧异的神色，她的小嘴笑出一排小白牙：

《我都不求胜利的，谁都可以打败个不求胜利的人呢？我只是求好而已。只求打败一个还未完美的而不求好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记者们心想，对台才女听见一定气得七窍生烟了。

“乐乐，闻说她的第一炮是邀请天皇巨星李顾做嘉宾呢。”一个记者说。

乐知音望了记者们一眼，直觉到他们的消息是准确的，没说什么。

“李顾这么红，为什么一直没上过你的节目？”记者们问。





“嗯，”乐知音垂头看看手表：“开会时间到了，我得进去啦！”

在电视台那小小的工作室里，“知音十一时”整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讨论。

“我不担心，知音潜力未尽的。”编导说。

“可是人家头一炮便请李顾来助阵，才女再不济，李顾的吸引力都足以被补救了。你就嘛，所有女人见到他都要昏倒！”说话的资料搜集员是女的。

“男性都喜欢他，他没脂粉味，男子汉的气息重，根本三千宠爱在一身。”男的资料搜集员说。

“就是不明白知音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访问他。”监制说。

“不明白什么？”乐知音的粉黄披肩一阵旋风似的卷进来了。

“李顾”？监制定睛看着她。

乐知音嫣然一笑：“幸她你们是在谈李顾，而不是谈才女。”

“你吃醋了？”编导逗着她。

“不是吃醋，想加薪而已，我没钱换新车子。”乐知音扯掉披肩坐下。

“对方一跟我们打擂台，你便乘机要花招要求加薪？”

乐知音点着头：“不但是乘机，而且是乘人之危！”

跟着一串无世不恭的笑声，监制不晓得不她是作真还是作假。

“知音，你的薪酬不算少了，一万块钱一个辑。”临制最头痛的便是艺员要求加薪。

“比我的月薪还多呢，我每月只得九千块钱。”编导忍不住吐苦水。

我们两个更境况堪怜，才五千块一个月。”女资料搜集员





叹了口气：“公司却赚大钱。”

那新加入半年的男资料搜集员本不敢说什么，但这么多人说了，但胆壮了，虽然声音还不敢壮：“我只有三千五呢。”

临制无法不控制秩序：

“你们要开节目会议，还是不开？”

乐知音说。

“开！开！同志们，总有一天苦尽甘来！”

“李顾。”临制再提出这个名字。

乐知音说。

“他已经在台本很多节目亮过相，不怕观众看厌吗？”

女资料搜集员是个李顾迷：

“怎会看厌？看都看不够才是。”

一直默不作声的女助理编导首次开腔：

“要不是李顾红得街知巷闻，人们还不晓得‘顾’是音‘其’，仍在念‘李斤’呢！”

“知音，怎样？”编导问。

乐知音垂着她那长长的睫毛，仿佛在想着另一些事情。

“你不反对我们便去约李顾了。”编导说。

“唔。”乐知音应了一声。

“要快，我们这集一约好李顾便马上录影，下一周一便播出，总得比邻台快。”临制打定了主意。

乐知音仍不作声，一反对平日的积极热诚态度。

“知音，不用担心。”女资料搜集员说：“李顾的资料，我倒过头来都背得出，明天便可以提供问题给你。”

乐知音抬起了头：

“不用。”

编导奇怪地问：

“人道你也是他的忠实影迷？”

乐知音说。





“不用给我资料，也不用预先录影，下星期一直播。”

众人你看我我看你的，最不自在的是编导，因为“知音十一时”从来未试过直播。

“假如李顾要看过录影才肯呢？”

乐知音坚持：

“直播。录影了便当了，我要最起初的李顾。”

“既然知音这么有把握，直播也好。”监制说。

“还未约李顾呢！他那么多组戏在身，怎知下周一晚上他有没有空？”助理编导有点担心。

“其实，”编导说：“由知音亲自持电话去约好得多，诚意点便行了。何况，知音是本台著名的才貌双全的大美人！”

乐知音说道：

“要是他愿意来，谁挂电话去他都会来。要是他不愿意来，我挂电话却他也不会来。”

监制就是怕乐知音不肯访问李顾，目前看来她肯，便立刻拍板：

“一约好了李顾马中叫公关部发新闻，宣传部播宣传片。”

“对，我们要对台出师未捷身先死！”编导好像扛着枪杆子一样：“岂有此理，看见我们做得出色便模仿！”

“那谁去挂电话？”乐知音眼睛向众人一扫。

女资料搜集员羞答答地说：

“我挂吧。”

说完不禁双手捧着扑扑跳的心：

“哎呀，我好紧张！”

乐知音要她：

“记住，楚楚可怜点，大明星也有侧隐之心的。”

“要是…要是他真的要拍戏不能来呢？”女资料搜集员问。

乐知音格格地笑了。

“那末你便哭吧，伤丫头，男人最怕女人哭的。”





散会了，乐知音开着她的小汽车朝喇沙利道去，那是个两房一厅，一千平方尺左右的公寓。

编导在电视台拆阅着观众来信，看观众有什么值得回答的题目。

其中有一封根本不是题目，而观感。

编导把监制叫住了，把信扬扬……

“乐知音小姐有着掩不住的高贵和豪华气质……”

监制看了，若有所思。

“我都有这个感觉，真奇怪。”

编导亦有同感：

“知音是有点古怪的，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老是不肯提过去一句。”

“然而，”监制说：“既然上得电视面对广大的观众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”

“不是见不得人，”编导不同意：“也许太登样了，例如家庭背景太富裕之类。”

“我看不是那么简单，”监制说：“以她的年纪，虽然笑声朗朗，却好像经历过很多事情似的。”

“她是正经人来的，你别想歪了。”编导跟她相处了两年，“她半根风尘骨头都没有。”

“我不是怀疑她出自风尘，那是扮都扮不来的，但我老觉得她有点掩不住的沧桑。”监制道。

“你怎留意到的？”

编导不大高兴地说。他跟乐知音一起工作的时间比监制多十倍免不了对她有拥有感。

监制得兼顾几组工作，跟艺员的交往不算太密切，但乐知音是单人匹马肩担起一个节目的，对她自是留意多些。

“当她独坐一隅，不是面对记者或我们时，神情是有点迷惘的。她爱笑，也许是掩饰她的哀愁。”





“不!”编导更正:“是逃避哀愁。”

聊不了多久,女资料搜集员雀跃的跑进来,兴奋得喉头都紧了:

“真料不到!真料不到!”

“约到李颀了?”编导一看她的神情便知道是好消息。

女资料搜集员打鼓似的点头:

“大明星,一点架子都没有,一口便答应了。”

“答应了什么?几时有空?”编导问。

“他天天都没空,但答应下星期一从片场赶来,给我们一个半小时,他准十点半到。”

“要不要我们派车接送?”编导问。

“不用!”女资料搜集员双颊飞红:“他还问我要不要他顺道送我呢,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。”

“可惜你大清早九时便要上班了。”编导说:“告诉乐知音吧,至少他们有半个小时对对稿。”

星期一到了,记者们早已齐集录影室外等候李颀。

十时半,李颀身长玉立的身影出现了,双眉上扬,鼻子高高,方方的下巴有道东方人少有的凹痕,穿着套卡其布的兵士戏服。

对不起,没空换衣服,就这样上镜行吗?访问完我还得赶回片场,这套衣服要连戏的。”

李颀客气地对迎接他的监制、编导、助理编导和资料搜集员道歉。

众人看得出他很累,大概拍片拍得几天几夜没好睡了。

记者闪闪光灯齐举:

“李颀,请望望这边!”

“李颀,请望望镜头!”

他都含笑一一照做了,让娱乐记者们拍个痛快。



他一走往二号录影室，一边应付着记者们问这问那，潇洒自如显得很亲切。

编导看看表，十时四十五分了，便对记者们说：

“李先生得进厂了，节目播完后再拍照吧。”

有位记者带头要求：

“请李顾和乐乐一块儿拍张照片。”

助理编导才想起：

“知音到哪儿去了？还没化好妆？”

“进厂，进厂，我们得上控制室去了。叫知音进去准备，没时间了。”编导急煞了，李顾和乐知音两人既未见面，又没彩排过，节目这回是直播而不是预先录影的，他心里紧张。

乐知音已坐在二号录影室的沙发上了，穿着套粉蓝色的简单衣服，长长的直发全往后披，头上戴了个钉着朵仙奴的白茶花头箍。

女资料搜集员介绍着：

“这是我们的主持人乐知音小姐，李先生不用介绍你都认得啦！”

“当然。”乐知音有礼地站起来跟李顾握手。

李顾握着她的手整整一、两秒，眼睛没离开过她的脸孔。

记者们一见这情景便咔嚓咔嚓地拍了一阵照片。

“李顾那双眼睛迷死人啊！”一个女记者跟另一个女记者窃窃私语。

场务主任高呼：

“请各位静一静，知音，李顾请坐下。”

灯光师好不容易才等到李顾坐下，调整灯光。

乐知音一向惯坐那个位置，灯光不需要怎么调整。

一号和二号电视摄影机在试取角度给编导看。

收音员拿着小指头那么大的米高峰夹在李顾襟内，李顾熟练地把微型米高峰的电线藏在外衣里面。





“知音，李顾，试试声。”收音员戴上耳筒。

李顾轻轻地清了清喉咙：

“几时再找我？任何时间，或者永不。嘿，电视剧本，怎样？”

收音员拇指头碰食指头的向他打了个○形手势，表示行了。

“李顾先生，李先生，李顾，怎么称呼？”乐知音干脆用这个做试音。

收音员打势表示满意了。

“你知道应该叫我做什么。”李顾用手掩住扣在身上的米高峰低声对她说。

编导在控制室按钮通话：

“李先生，对不起，没时间让你们彩排一次。”

李顾悠闲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知音，你妥当了？”编导问。

乐知音点点头。

编志在控制室对戴上耳筒的摄影师说：“二号机，给我个李顾的正面大特写。”

二号机照做了。

编导对助理编导说：

“李顾的样子很疲累，不过没办法了。”

场务员的开始倒数：

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……”

李顾闭上眼睛再张大，眼珠子溜两溜，双眼便炯炯有神疲累的样子像奇迹般消失，一片精神爽利。

“他是天生吃这行饭的。”监制站在编导后面观察着。

节目开始了，工作人员都有点紧张。

李顾跟乐知音既不相识，又未彩排过，不晓得乐知音怎么开始。





乐知音望了李颀一眼，笑着说：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李颀，怎么你来了？”

她从容自若的开口，众人马上松了一口气。

李颀笑着对她说：

“人有旦夕祸福，今天我落在你手中，不晓得是祸是福呢？”

乐知音说：

“别把我形容得那么可怕，我们跟观众一向有乐同享的。”

“怎么不说有祸同当呢？”李颀像在回忆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与我有祸同当的人。”

“比如呢？”乐知音微侧着头。

“跟你说个故事。对了，跟你说个故事。”

李颀双手放在后脑勺子，倚着沙发靠背娓娓道来：

“当我既穷且病的时候，有个梳着两根小辫子，穿着浅蓝色校服的女孩，嗯，不是普通的女孩，是个千金小姐，不顾家庭的反对，跑到我那时住在到台搭的那间房，伺候到我病好了。

.....”

说到这儿，李颀喉头微酸：

“那时，她只有十六岁。”

乐知音显然很感动：

“她真的是个与你有祸同当的朋友。”

“不！”李颀凝视着乐知音：“她是第一个女朋友。”

“隔了这么多年，你仍然不她是你第一个女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不能改写记忆。”李颀深挚地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李颀托着后脑的双手，这时已互握着放在膝上，抬眼注视着乐知音：“你能够改写你的记忆吗？”

乐知音呆了一呆，然后说道：

“你能改变你的浪子性格吗？”

这话一出，众人都惊奇乐知音的大胆，她不怕得罪李颀？





刚才李顾自动说的故事，是没有人听过的，难道乐知音有那么大的魔力，令李顾一切都坦白招供？

她凭什么说李顾是浪子性格？资料搜集员想：她真的有他不为人知的资料？那是太敏感的话题了。

料不到李顾不以为忤，反而和气地说笑：“过奖了，穷孩子是连做浪子的资格都没有的，有朋友说过，我只不过是个拾荒的人。”

乐知音微笑：

“你的记性真好，还记得你的朋友在十年前说过的话，我认识你那位朋友。”

“那位朋友，有说过我的坏话吗？李顾问：“我不是个乖孩子呢。”

“当然没有。你的朋友只说了一些琐碎事，例如你不喜欢女孩子头上有橡皮圈和发夹。”

编导心枋：这乐知音原来是有备而来战的，不要资料，亦不要彩排，料不到她认识个李顾的知心朋友，那当然所知不少。

李顾的五官，是愈看愈好看的，他那中间有凹痕的方下巴，此刻微仰，更动人。

“嘿，这位朋友，好多年不见了，他有没有告诉你，这些年来，有看过我的电影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乐知音托着下头，脸孔跟李顾很接近：“你的朋友说，一切都记在心就是了，看了你的电影反而心里不好过。记忆是很私人的，电影把你偶像化了，英雄化了，那不是他熟悉的你。”

李顾眼眶微微泛上一阵泪光，二号机的摄影师拍得投入，不用编导叫已经对牢了李顾的脸孔拍大特写。

“推进，推进，只拍他那双眼睛！”编导忽有神来之笔。

荧幕上只见李顾一双深邃含泪的眼睛，观众只听见李顾

